

溥儀三度登基

——歷盡桑滄一廢皇

張 或 弛

三歲為皇一生淒涼

看過了這一期本文內的那些珍貴圖片以後，如果您認得出圖片中的主角是誰？您一定會興起人事無常，白雲蒼狗之感。所謂「王謝堂前雙燕子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」，「朝為座上客，夕作墜下囚」，都不足形容當今這一個時代，所給予這一個人的無情諷刺，深沉悲哀。

告訴您吧，這些圖片所攝的是同一個人；——溥儀。他曾繼光緒之後，當過大清帝國最後一位皇帝，又曾為日本關東軍硬捧出來的偽滿洲國執政，進而「陞任」偽滿洲國皇帝。這就是說：溥儀在他三歲的時候，由於慈禧太后的一手安排，當了不到三年懵懂無知，任人牽着鼻子走的大清國皇帝，年號宣統。又在二十六歲那年，成為關東軍在幕後提線的偽滿洲國皇帝，為時則達十一年半之久。其間還曾在他九歲那一年上，被北洋軍閥「辦帥」張勳那一幫滿清餘孽，從廢宮裏拉出來「復辟」，稱帝一十二天。他是我國歷

史「絕後」的一位皇帝，同時也是「空前」的一連三次出台亮相，仰俯由人的傀儡。

本文內的第一幀圖片，攝於前清宣統三年亦即距今六十三年前，當時的溥儀才六歲，在他當了兩年多的大清國皇帝以後，和他的本生父攝政王載灃合影。這幀照片拍後未幾，辛亥革命，武昌起義，中華民國全國同胞，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一致掀起的革命怒潮，把他從大清帝國的皇帝御座上給顛了下來，一交跌成遜清廢帝，一年拿民國政府四百萬兩優待銀子，悠游渡日。

第二幀圖片，攝於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，亦即距今二十九年前，地點在東北遼寧長春，偽滿洲國的「新都」南嶺，那一天，是所謂的偽滿洲國成立十週年紀念日，由偽滿洲國政府協會主辦祝賀會。下午，在南嶺舉行偽滿洲國建國十週年慶祝觀兵式，從長春的大同大街到聖大路，一律洒掃清淨，佈滿了偽滿洲國的偽軍。在大同大街上，設了一所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休息處；閱兵場南面，准許「拜觀式典之參列者」

，亦即平民百姓竚立張望。下午二時半，溥儀在日偽官員迎迓之下，乘車抵達休息處小坐，然後再坐上汽車，開始「閱兵」。「檢閱」完畢後回到預先搭好的「閱兵台」，「閱兵台」體積很小，台上只站立溥儀一人，而且週圍毫無陳飾，掌旗偽軍都站在台底。最具調侃意味的是：日本駐滿洲的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次郎，站在台下右側，他戎服輝煌，挺胸凸肚，胸前所懸的勳章，比溥儀還要多些。

不過，那時節的溥儀倒也躊躇滿志，得意洋洋，在台上「檢閱」偽滿軍隊的分列式。他所穿着的戎服，除了帽徽和服飾，跟日本關東軍的軍裝並無異樣，照式佩掛東洋指揮刀，着齊膝長馬靴，祇是戴上深度近視眼鏡，「檢閱」分列式時頻頻舉手答禮。偽滿軍分列式以偽滿軍校學生隊居前，天空還有象徵式的偽滿空軍列隊飛行，湊一份熱鬧。

先是，這一天中午，偽滿洲國政府協和會假長春南嶺露天會場，舉辦萬人大聚餐。各國「使

節」，偽滿「官員」計有一萬人與宴，每人發給一個相當豐盛精美的大便當，偽滿皇帝溥儀亦曾入席，首由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張景惠、日本關東軍司令官，兼日本駐偽滿特命全權大使梅津美次郎，分別起立致「頌詞」，繼由偽滿皇帝溥儀致答，詞畢後在會場上奏進行曲，開始所謂之「君臣和樂鴻宴」。進行曲加速鳴奏，人人面前的一份子便當頃刻喫光。席間尤有表演節目：日本式的蝴蝶舞，和其他「慶賀舞蹈」，只是一應節目彷彿都在縮短時間，草草終場。所以在十二點二十七分的時候，偽滿皇帝溥儀似乎猶未盡興過癮，他在等待「君臣和樂鴻宴」續上佳肴，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張景惠便不得不面現尷尬的趨前「啓

奏皇上」，盛宴業已結束，溥儀乃在眾人恭送之下「啓蹕還宮」。

清朝十位苦命皇帝

偽滿洲國「君臣和樂鴻宴」雖嫌簡陋草率，然而，在溥儀的一生之中，仍還是最光采、最歡欣，最值得紀念的一天，大可稱之為他一生中的一大高潮。因為，距離這次「盛宴」不及一年，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，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，中華民國全國同胞八年抗戰終獲最後勝利，一切么魔小醜，螭魅魍魎，轉眼間東逃西竄，相繼落網。偽滿皇帝溥儀由於日本關東軍一名小小軍官宮本的剛復執傲，自作主張，竟會在瀋陽機場被自空而降的蘇聯軍隊俘虜，押赴伯力。他曾一度被蘇聯紅軍解往東京盟軍戰犯法庭作證，後來又由俄軍遣返共匪佔領下的東北，住進撫順「戰犯管理所」。於是，這三度出



(一)溥儀入書房讀書後方見到他的父親，遜清攝政王載灃，圖為珍貴的一幅父子合影。

為皇帝的溥儀，便開始了他在中共折磨屈辱下的悲慘生活，也就產生了本文第二頁上的第三幀照片，攝的是后妃或死或離，孑然一身，偏處在囚室裏一針一線在補他的破襪子，這真是古今中外帝王最淒涼悲酸的一幅留影了。

自從滿人入關，竊據中原，曾經在北京紫禁城裏君臨天下的，一共有十位皇帝。以他們的年號為稱謂，附以在位年數，順序排列，那便是順治

，在位十六年，康熙，在位六十二年，雍正，在位十三年，乾隆，在位六十年，嘉慶，在位二十五年，道光，在位三十年，咸豐，在位十一年，同治，在位十三年，光緒，在位三十四年，宣統，在位三年。滿清十帝統治了中國二百六十八年，然而，如若一一推算，除了乾隆一朝，上承順治、康熙，雍正三朝歷時一百十年的刻苦自持慘淡經營後，總算還有那麼好幾十年的小康局面以外，其餘的九位滿洲皇帝，竟然沒有一個過過好日子的。

頭一個是入關第一位皇帝清世祖順治，他六歲登基，欲振乏力，朝廷軍政大權都抓在叔父多爾袞手裏。甚至連他的生身母后博爾濟吉特氏，那位滿清第一美人，都改嫁給他的叔父多爾袞，使順治飽受家庭劇變，身世之痛，一連串的產生了多爾袞英年暴卒，他自己出家五台山的兩大謎團。

康熙朝乾夕惕，孜孜矻矻，以六十年的勤奮不懈，奠立大清帝國的立國基礎。臨到暮年，雖然國力倍增，民康物阜，却又發生了宮闈之間，手足相殘，羣起爭奪皇位的閹牆之禍，使他痛心疾首，鬱鬱而終。四皇子雍正的即位，是否出於康熙的本意，至今還是一個無法索解的謎。而且康熙八歲登基，朝政仍然操諸顧命大臣鰲拜之手，若非他用心良苦，想出妙計使鰲拜伏誅，大清國當年的命運如何，猶在未定之天。所以，若說康熙是大清從小苦到老的一位皇帝，那確是不容置疑的。

雍正才當了十三年的皇帝，但是他所付出的



。兵閱台登，帝皇傀儡當充春長在，儀溥的後長成(二)

代價，却是無比的慘鉅。骨肉攘奪爭競，迫使他忍下心來，大開殺戒，把自己的骨肉囚的囚，殺的殺，好不容易勁敵悉除，坐穩了江山，再用恐怖手段，血腥統治，箝制漢人的民族意識，彈壓全國各地的反抗之舉。然而，他英年而逝，死得不明不白，却為不爭的事實。相傳，取雍正性命的，正是反清復明志士呂留良的孫女呂四娘。

乾隆在位六十年，又當了四年不到的太上皇。他自稱「十全老人」，在他安坐龍椅的那六十年間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稱得上是有清一代的全盛時期，黃金年代。可是，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寵信權相和珅，賣官鬻爵，貪贓枉法，和珅一人搜刮所得的財富，竟達白銀八萬萬兩之巨，幾佔他當權期間，國家總收入之半。再加上乾隆為盛世人君，窮奢極侈，揮霍無度，就在這六十年裏，他竟淘空了三朝艱苦積蓄的老底子。乾隆誠然享盡了福，却也留下無窮的後患，不盡的憾恨。

宮闈之爭悲劇幾許

所以，到了他的兒子嘉慶繼位，雖然也曾想要痛改父皇之非，勵精圖治，竭力規復。但是，內外在的情勢，已經迫使他難以有所作爲了。貴州苗亂，甘肅回亂，楚中教匪之亂，竟使天下萑苻遍地，兵連禍結，國家元氣大受斷傷，內患繼之以外侮，西洋勢力漸漸入侵，嘉慶君大有左支右絀，夜不安枕之概。

自道光以降，迄咸豐、同治、光緒、宣統四朝，大清帝國的國運，受新覺羅皇室的氣數，可



(三)偽滿洲國成立十週年「君臣」和樂鴻宴。

就再衰三竭，每下愈況了。道光一朝首有鴉片戰爭，末有太平天國洪楊之役，儘管道光皇帝勤勞節儉，躬親庶政，龍袍上打補綻，七十古稀天子在瀕亡頃刻，尚且不忘披覽奏章，然而隻手難以回天，獨木焉支大廈，依舊不能救大局之敗壞，挽波瀾於既倒，道光終於賈恨以終。他的兒子奕訢即位，改元咸豐，這位咸豐皇帝起初少年氣盛，目空四海，倒想力圖振作，拯救清室之危亡。但是內患外侮，交相侵逼，英法聯軍一度把他攆到熱河行宮裏去。灰心失望，備受刺激之餘，他便以醇酒婦人自戕，在位十一年便薨於熱河，止留下慈禧所生的一個兒子載淳。

載淳即位改元同治，首即由他的兩位母后，東太后慈安、西太后慈禧，聯絡咸豐皇帝的兩個弟弟，恭親王奕訢和醇親王奕譞，以及北京留守朝廷裏效忠咸豐、同治的諸王大臣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一舉除了肅順、端華、載垣三奸，粉碎了他們挾持幼王，繼續把持朝政的陰謀。這才使同治順利回到北京繼承大統，所以同治登基初期便是內外隱憂重重，江山幾於難保。等到局面好不容易安定下來了，又由於慈禧的攬權野心日熾，造成兩宮太后的明爭暗鬥，慈安無心，慈禧蓄意，因此慈安便死於慈禧之手。另一方面，慈禧與同治又復母子失和，新婚皇后不為慈禧所喜，宮闈紛爭層出不窮，迫使同治憤而出以天子微行，詞臣導淫的天下之策。在花街柳巷尋歡作樂，鬧得大失體統。為天下臣民所哂笑，結果還染上了一身的花柳病，在位十三年便少年夭折，斃後竟無子嗣。

這還是大清皇室第一次斷嗣絕後，慈禧却正好在這方面施展權術，耍個手脚。她力排眾議，以醇親王奕譞的次子載湉承繼大業，改元光緒。那一年，光緒皇帝也不過四歲而已。

慈禧爲什麼會選中光緒繼位，原因固然很多，但是最主要的一層，還在於載湉年紀幼小，他才四歲，到他親政之年爲止，最低限度還有個十五六年，慈禧大可垂廉聽政，將朝廷內外大權一把抓在手中。其次則爲醇親王奕譞跟她關係不同，他在十九歲時，便由慈禧一力撻促，讓咸豐下旨，命奕譞和慈禧的胞妹成婚，從此奕譞便是慈

禧的夫弟兼妹夫了。奕譞和慈禧之妹婚後，慈禧之妹成爲醇親王府大福晉（滿洲話王妃），其後奕譞又娶了三名側福晉，四位福晉一共生了七子三女。其中老大、老三和老四早夭，光緒便以老二升格爲大貝勒（王子），他的五弟載灃，也從老五升格爲二貝勒。光緒一被抱進宮裏去當了皇帝，載灃自然而然的又成爲醇親王府的長房。

四萬萬人皇帝最苦

光緒一入清宮便是三十四年，在這一段漫長的歲月裏，他上懾慈禧的淫威，下受慈禧親信太監的箝制，內心苦悶，匪可言宣，過的竟是非人的生活。清宮奏事處的一名太監寇連材，甘願一死，拆穿光緒在清宮之中當皇帝的真情實況，他說：

「中國四萬萬人，境遇最苦的，莫過於（光緒）皇上了。可憐他從五歲起，就沒人疼他愛他，即使是醇邸福晉，也就是皇上的本生母，也不准見面。皇上每天必定要到西太后（慈禧）跟前請安，太后不叫『起去』，他就跪在地上不敢動一動，吭一聲。稍微有些兒不如西太后的意，就會罰他一跪老半天。從小到大，太后一見皇上就沉下臉來，疾言厲色，措詞嚴峻，長年累月的，積威一久，把皇上的胆都給嚇破啦。他在太后跟前，就像見着了獅子老虎一般，戰戰兢兢，混身直打哆嗦。一日三餐，雖然也有那麼十幾隻菜，可是離皇上御座遠些的，早就餿了臭了。近些的吧，便算不餿不臭，也是剩菜殘羹，既乾又冷。所以皇上縱使

貴爲四萬萬人的君主，竟然經常喫不飽飯。有時候實在熬不住，叫御膳房換一隻可口的菜來。回耐御膳房早就得了太后的懿旨，皇上要什麼必須面奏太后，因此皇上要吃什麼不但吃不到，反會被召到太后那兒去數落一番，說天子人君首重儉德。然而太后她自己咧，那份兒修縱窮奢，揮金如土，却是普天之下，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的。頤和園興建修繕，大小工程一年四季從未停歇，陸上行駛火車，水上航行輪船。每天夜裏燃上成千上百盞電燈，照耀如同白晝，遠遠望去如同琉璃世界，真箇是火樹銀花，城開不夜。光是電燈一項，一夜就得六百兩銀子。太后委任的燈廠委員，除了內務府官員之外，另有候補道達數十人之多。盛京將軍、北洋大臣，各省督撫不時的進獻海味鮮菓，各種名貴食物。太后左右的太監宮女誰都能嚐到，偏偏皇上一樣挨不着。醇邸福晉一提及了皇上所受的罪，所吃的苦，那一回不是暗中流淚，歎歎不已。唉，太后怎不想想，人家也是人生父母養的啊。」

有這麼一篇寇連材的「實況報導」，光緒在清宮三十四年，他所過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日子，也就可以見微知著，舉一反三了。即令如此，慈禧一直到她死期將屆，依舊還是不肯放過光緒的。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十月中旬，慈禧得了痢疾，分明病入膏肓，命在旦夕，但當她聽到有人中傷光緒，誣指他獲悉慈禧病重，「面有喜色」時，她竟大發雌威的說：

「我不能先他而死！」

於是，在慈禧病逝前兩天，好端端的一個光



（四）和樂鴻宴中的軸心國使節。

緒皇帝，就那麼毫無因由的一命歸陰了。

光緒是「四萬萬中國人中境遇最苦者」，然而，他和他的繼承者，亦即他的侄兒，中國最末一位皇帝溥儀比一比，那他還得算是境遇較佳，略勝一籌的呢。反是宣統皇帝三度為亡國之君，兩次作獄中之囚，皇后和日本軍官同榻而亡，愛妃在即將晤面時突然改嫁。他的一生，雖然苦難

的路徑還沒走完，上刀山，下油鍋般的煎熬猶在持續。但是，僅將目今我們所可知者可言，宣統皇帝溥儀的遭遇，「慘絕人寰」四字亦不足以形容。

論溥儀的家世，倒是貴顯已極，無與比擬。然而，也許就是這顯赫的身世使他陷入了多災多難，淒苦無比的命運。溥儀的父親是載灃，亦即醇親王奕譞和慈禧之胞



(五) 淪為中共俘虜，親手縫補破襪。

妹醇邸福晉葉赫拉那氏

的第五子，由於大三四兄夭亡，二哥載湉當上了光緒皇帝，因此他便成為醇邸的長房。溥儀的母親更是有來歷，不同凡響，她是軍機大臣、文華殿大學士榮祿的女兒瓜爾佳氏。榮祿是慈禧一生寵信不衰的人物，從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）起便位居要津

，身為慈禧最得力的幫手，盛傳榮祿向為慈禧的「面首」、情人。榮祿止此一女，慈禧對她嬌愛異常，自小就把她帶在宮中身畔，恍同自己的親生女兒一般，由此益更增添了慈禧、榮祿之間關係密切的神祕

性。慈禧曾有一次「語若憾之，其實心喜」，言不由衷的指着這女孩子跟榮祿說：

「這孩子可調皮得很咧，她任誰都不放在眼裏，甚至於連我都不怕。」

光緒之畏慈禧如獅如虎，與乎瓜爾佳氏連慈禧都不怕，慈禧對這一雙小兒女的冷暖之間，豈不是太不尋常，大可玩味嗎？

醇親王三易潛龍邸

所以，由於光緒胞弟，宣統的本生父載灃勢將繼承醇親王奕譞的王位，縱使載灃已經訂了親事，慈禧也不惜「棒打鴛鴦兩分離」，硬拆散人家一對未婚夫婦，強行指婚，將榮祿的獨女瓜爾佳氏，也就是宣統的本生母，許配給她的另一位姪兒兼外甥載灃。有誰想到，慈禧在這一層用意之外，還有「光緒薨於她之前」的巧妙安排，精明強幹如慈禧者，真能做到「肥水不落外人田」了。

溥儀的祖父，是道光皇帝第七子奕譞，奕譞的兩位胞兄，道光皇帝第四子奕訢和第六子奕訢，奕訢仁厚，奕訢睿智，道光立奕訢為嗣，奕訢却以老六奕訢為首輔，再加上老七奕訢，哥兒仨共同撐過了內外交攻，險象環生的咸豐一朝。奕訢和奕譞又盡心盡力的幫着奕訢遺留下來的兩位寡嫂，東太后慈安、西太后慈禧，前後兩次使同治和光緒繼了位。慈安暴卒，慈禧大權在握，六爺和七爺漸漸的分道揚鑣。六爺奕訢成了慈禧最得力的幫手，七爺奕譞則成為慈禧最親信的心腹股肱。所以，他娶了和慈禧自小相依為命的胞妹

，葉赫拉那氏爲妻。醇邸福晉葉赫拉那氏，正是溥儀的祖母。

自從溥儀呱呱墜地，他便有大清朝廷最有勢力的人物，作爲他的奧援和汲引者，垂廉聽政達四十七年之久的慈禧太后，是他的伯祖母兼姨婆，軍機大臣領袖恭親王奕訢是他的伯祖，文華殿大學士，慈禧寵信榮祿是他外公，慈禧的心腹親信，醇親王奕譞是他祖父，慈禧獨一愛妹是他祖母，光緒皇帝是他親伯伯，光緒之后隆裕是他伯母，又是他的表阿姨，因爲光緒娶的是他祖母的

親侄女。醇親王的繼任人，後任攝政王載灃是他爸爸，大學士榮祿之女瓜爾佳氏是他媽。

再說溥儀的家，在當年北京城裏人見人誇，嘖嘖稱奇，譽爲古今罕聞，中外奇觀，一連出過兩位皇帝的醇親王府。那宛如城堡，無比崇閎的醇親王府邸，在天子脚下，北京城裏就有三處之多。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，溥儀的祖父奕訢十九歲，奉旨和慈禧之妹葉赫拉那氏成婚，按照清室慣例「分府出宮」，也就是搬出皇宮去住。咸豐皇帝賜給他七弟奕譞一幢府邸，座落在北京宣武門內太平湖東岸。



（六）俘虜營中，自己洗菜。

到了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）

，奕訢的長子，四歲大的光緒在深夜裏被抱進宮去，繼他堂兄同治的位，登基當了皇帝。按照以四皇子承繼大統，離府入宮的雍正皇帝所訂的規矩，皇帝的原先住處稱爲「潛龍邸」，潛龍邸或者升格爲宮殿，或者改修成廟宇，反正那兒是不能再住人了。所以慈禧便將什刹後海的一座貝子府，撥給奕訢，再給他十六萬兩銀子，命奕訢大加修繕，裝飾一新，這第二幢醇親王府乃有「北府」之稱。

三十四年後，光緒薨，慈禧死，宣統帝溥儀以「過繼同治兼祧光緒」的名義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末一位皇帝，第二幢醇親王

府於是又成「潛龍邸」了。當時清宮之內係由光緒寡后隆裕當家，她倒是挺大方的，在西苑三海集靈園、紫光閣一帶地方，給二度潛龍的醇親王府挑好一大塊地皮，決定給醇親王修築一幢煥然一新的府邸。然而，興工未幾，武昌起義，這個第三幢醇親王府，就此陷於半竣工狀態之中。

光緒在十月二十一日猝然身故，慈禧則在二十三日疾篤逝世。早在那一年的九月間，慶親王奕劻奉旨親往察看菩陀峪慈禧、光緒的陵墓吉地，他離開京師才兩天，就接到京師來訊，光緒的病勢大爲減輕。奕劻正自寬心，可是，旋不久便奉到慈禧的手諭，命他立即返京，商議大事。

奕劻驚疑不定的回到了北京城，病況已呈不支的慈禧，以激切焦躁的神情，命奕劻立刻草詔，立溥儀爲大阿哥（滿洲話太子），以載灃監國攝行政事。她並且一再強調：溥儀是專爲承繼同治的。

但是，奕劻跪在地上極力陳詞，請求慈禧准許在詔書中加上：「兼嗣大行皇帝（按指即將駕崩的光緒）」一語。慈禧置之不理，臉上還現出了怒容，可見她對光緒脚恨之深。巨耐奕劻跪地不起，泥首以請，慈禧方始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。

就爲這一件事，使光緒的寡后隆裕終生感激奕劻，當她繼慈禧成爲太后以後，隆裕也大權在握了，她對奕劻全力支持，一切在所不計。往後載灃、灃澤等人當權，對奕劻刻意排擠，不遺餘力，而奕劻却始終是個不倒翁，便是由於隆裕力圖報答的緣故。

聲聲兒啼抱進宮去

在那時節醇親王奕譞業已亡故，溥儀的父親承襲王爵。但他却是個庸庸碌碌，顛預無能之輩，連話都說不清楚，反不如他的福晉（王妃）、榮祿之女來得見多識廣，精明能幹，不失為一位女中丈夫。十月二十日，光緒還沒嚙氣，慈禧仍在清醒之中，就由於慈禧一聲令下，當天下午便要才三歲的大清帝國最後一位皇帝溥儀迎入宮中。詔諭之降，醇親王府不但沒人面帶喜色，反而有如大禍臨頭般，激起了一場莫大的騷亂。首先是醇親王府老福晉，慈禧之妹，光緒、載灃之母，溥儀的祖奶奶，在強忍了三十四年的眼淚以後，誤認為新帝入宮，也就是舊帝之薨。她養了那麼一個聰明而又聽話的好兒子——光緒，但却在四歲時就離開她的身畔，如今竟不明不白，糊裏糊塗的死於她刻薄寡恩，徒知耍弄權術的胞姐慈禧之手，又眼看着自己的長孫溥儀且將步上光緒的後塵。一陣傷心慘然，她當下就哭昏了過去。

老福晉一慟而暈厥，眾人正七手八脚的忙於搶救，有人撬牙關，有人灌薑汁，有人一疊聲的嚷嚷着：「傳太夫！」方才親攜慈禧懿旨回家宣讀的攝政王載灃更是急得臉孔發白，遍體冷汗直淌，在既陰且冷，雪花即將飄降的十月下旬，額頭上沁出黃豆大的汗珠。他忙不迭的答應裏裏外外，各色人等的喊叫，驚駭慌亂，進進出出。這會兒被正房裏的內眷們請進出去看看，老福晉究竟是什麼啦？過一會兒，隨他同來的軍機大臣們又

在房門外催促：太后老佛爺（按指慈禧）正等着未來的皇上見一面咧。萬一誤了老佛爺的旨意，誰負得了這麼大的責任？

攝政王載灃，像個沒頭蒼蠅般東飛西闖，走頭無路。幸虧老福晉猛一下子睜開兩眼，甦醒過來。攝政王走上前去叫了她一聲，安慰他媽幾句，又十萬火急的奔出門外，招呼那些位軍機大臣，還有慈禧所派來的親信太監。但是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他才一出門就聽見他的愛子溥儀在放聲大哭，直哭得門搖窗動，日月無光，尤有同來大臣和慈禧親信太監在極力哄騙：

「莫哭莫哭，咱們帶你進宮去。」

「快穿上您頂新頂漂亮的衣裳，讓太后老佛爺一見您就喜歡。」

眾人費盡心機來哄騙這位未來的大清皇帝，中國最後一任君主，却是三歲大的溥儀也不知道心頭在想着什麼，他說什麼也不肯當這個「苦」皇帝。哭鬧不停，衝下地來滿地打滾，直把慈禧的親信太監、軍機大臣，連同皇帝的爸爸攝政王載灃在內，全都驚得面面相覷，手足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溥儀彷彿未卜先知，他有預知之明，說什麼也不肯坐那皇帝的寶座。

當時的局面，僵得無以復加，然而，臨到最後，解決僵局的却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奇女子。她是溥儀的奶媽，名叫王二嫖，是直隸省人，在她十九歲的那一年，生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女兒。可惜的是王二嫖的丈夫不久以後便在天津病逝，遺下孤兒寡婦，無以維生。王二嫖不得不把她的親生女兒寄養在別人家裏，自己出來當奶媽了。

這在大陸上是經常得見的悲劇，把人家的孩子餵養好，自己的兒女却死於奶水不足。在這一方面，王二嫖當然也不例外。不過，她所幸運的是，她能在千裏挑一中被錄取，成為溥儀的乳母。

溥儀自小就吃王二嫖的奶，他喊王二嫖為「嫖嫖」，王二嫖和溥儀須臾不可分離，王二嫖把溥儀看做她唯一的親人，同時，溥儀也覺得王二嫖比他自己母親都親近得多。

所以，在那一天，僵局出現，奇窘無比。在大清帝國攝政王對「小主子」溥儀束手無策，不知如何是好之際。只有王二嫖深知「小主子」的心理，她把溥儀從地上抱起，當眾解開自己的衣襟，將她的乳頭，塞進溥儀的嘴裏。

王二嫖的傳奇故事

溥儀果然就此止住啼哭，安靜下來。王二嫖的此一挺身而出，解除僵局的突迅之舉，倒是帶給三歲兒皇帝莫大的幸運。因為，他的父親攝政王載灃，以及在場的諸王大臣鄭重其事的商量，大夥兒一致認為，溥儀不可一日無王二嫖，因此決定把王二嫖也一齊帶進宮裏去，使溥儀在禁宮之內的童年時代，總算還有一個真心愛護他的「親人」。溥儀吃王二嫖的奶，一直吃到九歲為止。因此，王二嫖也可以說是溥儀童年時期在他週圍最關重要，最具影響力的一位小人物。

十月二十日那一天夜裏，溥儀終於由王二嫖抱着，嘴裏含着她的乳頭，一路抱到深宮裏去。臨到中南海，方始改由他父親載灃抱進慈禧的寢宮。可是，這孩子却像是對他未來的悲慘命運，

有所預感似的。他一進慈禧的寢宮便又放聲大哭，當病勢垂危的慈禧，想從載灃的手裏接過溥儀，也抱他那麼一陣子，親熱親熱的時候，他却極力嚎啕，大哭大叫，任憑誰來怎樣哄騙都不行。慈禧命人忙取一串糖葫蘆來，親自往溥儀的手裏塞。詎料他竟會毫不遲疑的立刻拋到地上。在場的諸王大臣，宮女內監，見了這一幕，無不驚得臉上變色，面面相覷；——倒不是怕慈禧會發脾氣，而是人人心中明白，溥儀的這一個舉動，無論對大清國祚，對慈禧病體，都是很明顯的不祥之兆。

哭喊不停的溥儀，他還在慈禧的懷裏掙扎，一面扭頭朝向床外，竭力掙扎，聲聲的叫：

「要嫗嫗，要嫗嫗！」

慈禧忍不住的光了火，她眉頭緊皺，怫然不悅的說：

「這孩子也真够繁扭的，怎麼總不聽人哄，還是抱到外頭去吧。」

她隨手把溥儀交給床側的一名宮女，那名宮女唯恐溥儀哭得太凶，讓慈禧聽了心煩，忙不迭的把他抱出去，抱進另一間屋子裏，使他和慈禧隔離遠些。在那兒，有一排玻璃窗，映着窗外許多穿旗裝，梳高髻的福晉（王妃）命婦，閃閃晃晃，彩色班斕。這一個景象居然引起了溥儀的注意，他破啼為笑，高聲嚷嚷道：

「走馬燈，走馬燈！」

他算是一語道破他一生的寫照，如走馬燈般任人播弄，永遠繞着軸子轉個不停。

尤其，從第二天起，溥儀入宮後所有不祥之

兆，似乎也在快馬加鞭的逐項應驗。十月二十一日光緒不明不白的死掉，兩天後，慈禧結束了她多姿多采的一生。十二月初一，溥儀登基，在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朝賀。三歲大的兒皇帝被抱上了龍椅，又號啕大哭的要滑下來，北國嚴寒，他父親攝政王載灃側身跪在龍椅下面，雙手捺定了溥儀，都忙出了一頭大汗，他在手足失措，心慌意亂之餘，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「莫哭，莫哭，一會兒就完了！」

果不其然，宣統三年八月武昌起義，槍聲一響，大清帝國宣告完結。

三歲大的孩子，在舉目無親的深宮之中，就名份而言，却有五位皇娘之多。那便是同治皇帝的瑜妃、珣妃和瑨妃，光緒皇帝的隆裕皇后，和瑾妃。五位皇娘之中，惟有隆裕是嫡妻，所以溥儀只稱隆裕為「奶奶」，其餘四位則謂之為「皇額娘」了。

奶媽授予一點人性

縱使有五位皇娘，但是在溥儀的心目之中，他唯一的「親人」就只有那位王二嫗，亦即王焦氏。同時，王二嫗也是對溥儀最有影響的一個人，因為，只有王二嫗告訴過他，別人和他同樣是人；不但他有牙，別人也有牙，不但他的牙不能咬鐵砂，別人也不能咬，不但他要吃飯，別人也

同樣的不吃飯要餓肚子，別人也有感覺，別人的皮肉被鉛彈打了會一樣的痛。這些用不着講的常識，溥儀並非不懂，但在那樣的環境裏，他是更容易想到這些的，因為他根本就想起別人，更

不會把自己和別人相提並論，別人在他心裏，只不過是「奴才」，「庶民」。溥儀在宮裏從小長大，只有王二嫗在的時候，才由於她的樸實的言語，使他想到過別人同他一樣是人的道理。

溥儀是在乳母的懷裏長大的，他吃她的奶一直到九歲，九年裏，他像孩子離不開母親那樣離不開她。他九歲那年，太妃們背着他把王二嫗趕出去了。那時他寧願不要宮裏的那五位母親；也要他的「嫗嫗」，但任他怎麼哭鬧，太妃也沒有替他把她找回來。王二嫗走後，在溥儀身邊就再沒有一個通「人性」的人。如果九歲以前他還能從乳母的教養中懂得點「人性」的話，這點「人性」在九歲以後也逐漸喪失淨盡了。

直到溥儀結婚之後，還派人找到了王二嫗，有時接她進宮來住些日子。王二嫗從來沒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要索過什麼。她生性溫和，跟任何人都不會發生爭吵，端正的臉上總帶些笑容，說話不多，或者說，她常常是沉默的。如果沒有別人主動跟她說話，她就一直沉默地微笑着。小時候，溥儀常常感到這種微笑很奇怪；她的眼睛好像凝視着很遠的地方。使溥儀常常懷疑，她是不是在窗外的天空或者牆上的字畫裏，看見了什麼有趣的東西。

這一位跟溥儀關係十分親密的小人物——王二嫗是在光緒十三年，出生於直隸河間府任丘縣農村一個焦姓的貧苦農家裏。那時她家裏有父親、母親和一個比她大六歲的哥哥，連她一共四口。五十來歲的父親種着佃來的幾畝窪地，不雨受旱，兩大受澇，加上地租和賦稅，好年成也不够

吃。在她三歲那年（即光緒十六年），直隸北部發生了一場大水災。她們一家不得不外出逃難。在逃難的路上，她的父親幾次想把她扔掉，幾次又被放回了破籬筐裏。這一擔挑子的另一頭是破爛衣被，是全家僅有的財產，連一粒糧食都沒有。她後來提起這次幾乎被棄的厄運時，沒有一句埋怨父親的話，只是反覆地說，她的父親已經早餓得挑不動了，因為一路上要不到什麼吃的，能碰見的人都和他們差不多。這一家四口，父親、母親、一個九歲的兒子和三歲的女兒，好不容易熬到了北京。原想投在北京一位當太監的本家，不料這位本家不肯見他們，於是他們流浪街頭，成了乞丐。北京城裏成千上萬的災民，露宿街頭，啼饑號寒。與此同時，朝廷裏却在興土木，給西太后建頤和園。從『光緒朝東華錄』裏可以找到這樣的記載：這年溥儀的祖父去世，西太后派大臣賜奠治喪，由他父親承襲王爵。醇王府花銀子如淌水似地辦喪事，而災民們正在奄奄待斃，賣兒鬻女。焦姓這家要賣女兒沒有人買。這時害怕出亂子的順天府尹辦了一個粥廠，他們有了暫時的棲身之地，九歲的男孩被一個剃頭匠收留當徒弟，這樣好不容易熬過了冬天。春天來了，流浪的農民們想念着土地，粥廠要關門，都紛紛回去了，焦姓這一家回到家鄉，度過了幾個半饑不暖的年頭。庚子年八國聯軍的災難又降到河間保定兩府，女兒這時已是十三歲的姑娘，再次逃難到北京，投奔當了剃頭匠的哥哥。哥哥無力贍養她，在她十六歲這年，在半賣半嫁的情形下，把她給了一個姓王的差役做了媳婦。丈夫生

着肺病，生活却又荒唐。她當了三年挨打受氣的奴隸，剛生下一個女兒，丈夫死了。她母女倆和公婆倆，一家四口又陷入了絕境。當時溥儀剛剛出生，醇王府在給他找乳母，在二十名候選人中，王二孃以體貌端正和奶汁稠厚當選。她爲了賺工錢養活公婆和自己的女兒，接受了最屈辱的條件；不許回家，不許看望自己的孩子，每天吃一碗不許放鹽的肘子，以及其他等等。二兩月銀，把一個人變成了一頭奶牛。

王二孃給溥儀當乳母的第三年，她女兒因爲營養不足死了。爲了免於引起她的傷感，以致影響奶汁質量，醇王府封鎖了這個消息。

第九年，有個婦差和太監吵架，太妃決定趕走他們，順帶着把王二孃也趕走了。這個溫順地忍受了一切的人，在微笑和凝視中度過了沉默的九年之後，才發現她的親生女兒早已不在人世了！

攝政王載灃的顛頂

溥儀在深宮之中，所看到的第二位親人，便是他的本生父攝政王載灃了，然而，這一雙父子的會晤，却在他被抱入宮兩年以後，亦即宣統三年，當時溥儀剛進毓慶宮讀書不久，載灃第一次照章來查看功課的時候。有個太監進來稟報說：『王爺來了。』授課的老師立刻緊張起來，趕忙把書桌整理一下，並且把見王爺時該做什麼，都指點了溥儀，然後告訴溥儀站立等候。過了一會，一個頭戴花翎，嘴上沒有鬚鬚的陌生人出現在書房門口，挺直地立在溥儀的面前，這就是他的

本生父。溥儀按家禮給他請了安，然後一同落座。坐好，他拿起書按老師的指示唸起來：

『孟子見梁惠王，王立於沼上。王立於沼上……』

不知怎的，溥儀一時心慌，再也唸不下去。梁惠王立於沼上是下不來了。幸好他的父親比他更緊張，載灃連忙點頭，聲音含混的說：

『好，好，皇上好，好好地唸，唸書吧！』

說完，又點了一陣頭，然後站起來走了。載灃在毓慶宮裏一共呆了不過兩分鐘，他既沒想到和一別兩年多的兒子親熱親熱，也沒勇氣跟他敘敘家常。

從這天起，溥儀知道了自己的父親是什麼樣；不像老師，他沒鬚字，臉上沒皺紋，他腦後的花翎子總是跳動。以後他每隔一個月來一次，每次呆的時間也都不過兩分鐘，溥儀又知道了他父親說話有點結巴，明白了他的花翎子之所以跳動，是由於他一說話就點頭。他說話很少，除了幾個『好，好，好』以外，別的話也很難聽清楚。

溥儀的弟弟溥傑曾經聽他母親瓜爾佳氏說過，辛亥那年載灃辭了攝政王位，從宮裏一回來便對瓜爾佳氏說：『從今天起，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！』瓜爾佳氏被他那副輕鬆神氣氣得痛哭了一場，後來告誡溥傑：『長大了萬不可學阿瑪（滿語，父親）那樣！』這段故事和載灃自書的對聯『有書真富貴，無事小神仙』。雖都不足以證明什麼真正的『退隱』之志，但也可以看出他對那三年監國是够傷腦筋的，那三年可以說是載灃一生最失敗的三年。

因爲，對載灃說來，他最根本的失敗是沒有能除掉袁世凱。有一個傳說，光緒臨終時向攝政王托付過心事，並且留下了『殺袁世凱』四字朱諭。其實，這場兄弟會見是沒有的。攝政王要殺袁世凱爲兄報仇，雖確有其事，但是被奕劻爲首的一班軍機大臣給攔阻住了。其間最讓載灃洩氣的是奕劻的一番話：『殺袁世凱不難，不過北洋軍如果造起反來怎麼辦！』結果是隆裕太后聽從了張之洞等人的主意，叫袁世凱回家去養『足疾』，把他給放走了。

有位在內務府幹過差使的『遺少』說過，當時攝政王爲了殺袁世凱，會想照學一下康熙皇帝殺大臣鰲拜的辦法。康熙的辦法是把鰲拜召來，賜給他個座位，那座位是一隻只有三條腿的椅子，鰲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給閃了一下，因此構成了『君前失禮』的死罪。和攝政王一起制定這個計劃的是小恭親王溥偉，溥偉有一柄咸豐皇帝賜給他祖父奕訢的白虹刀，他們把它看成上方寶劍一樣的聖物，決定由溥偉帶着這把刀，做殺袁世凱之用。一切計議停當，結果被張之洞等人攔住了。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點是真的，那就是當時有人極力保護袁世凱，也有人企圖消滅袁世凱，給載灃策劃定計的大有人在。袁世凱在戊戌後雖然用大量銀子到處送禮拉攏，但畢竟還有用銀子消除不了的敵對勢力。這些敵對勢力，並不全是過去的維新派和帝黨人物，其中有和奕劻爭地位的，有不把兵權拿到手誓不甘休的，也有爲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。因此殺袁世凱和保袁世凱的問題，早已不是什麼維新

與守舊、帝黨與后黨之爭，也不是什麼滿漢顯貴之爭了，而是這一夥親貴顯要和那一夥親貴顯要間的奪權之爭。以當時的親貴內閣來說，就分成慶親王奕劻等人的一夥和公爵載澤等人的一夥。給載灃策劃定計以及要權力地位的，主要是後面的那一夥人。

其中最難對付的是奕劻和載澤。奕劻在慈禧死前是領銜軍機，慈禧死後改革內閣官制，他又當了內閣總理大臣，這是叫度支部尚書載澤最爲忿忿不平的。載澤一有機會就找攝政王，天天向攝政王揭奕劻的短。慈禧既扳不倒奕劻，攝政王又怎能扳得倒他？如果攝政王支持了載澤，或者攝政王自己採取了和奕劻相對立的態度，奕劻只要稱老辭職，躲在家裏不出來，攝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。所以在載澤和奕劻間的爭吵，失敗的總是載澤。醇王府的人經常可以聽見他和攝政王嚷：『老大哥這是在爲你打算，再不聽我老哥的，老慶就把大清斷送啦！』攝政王總是半晌不出聲，最後說了一句：『好，好，明兒跟老慶再說：』到第二天，還是老樣子，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辦事，載澤又算白費一次力氣。

載澤的失敗，往往就是載灃的失敗。奕劻的勝利，則意味着洹上垂釣的袁世凱的勝利。攝政王明白這個道理，也未嘗不想加以抵制，可是他毫無辦法。

後來武昌起義的風暴來了，派往武昌與革命軍作戰的清軍，在滿族陸軍大臣廕昌的統率下，作戰不利，告急文書紛紛飛來。袁世凱的『軍師』徐世昌看出了時機已至，就運動奕劻、那桐幾名軍機大臣一齊向載灃保舉袁世凱。這回載灃自己拿主意了，向『願以身家性命』爲袁世凱做擔保的那桐發了脾氣，嚴厲地申斥了一頓。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於出頭保袁世凱，必然有恃無恐。載灃發完了威風，那桐便告老辭職。奕劻不上朝應班，前線緊急軍情電報一封接一封送到載灃面前，載灃沒了主意，只好趕緊賞那桐『乘坐二人肩輿』，挽請奕劻『體念時艱』，最後乖乖地簽發了諭旨：授袁世凱爲欽差大臣節制各軍，並委袁世凱的親信馮國璋、段祺瑞爲第一、第二兩軍統領。當他垂頭喪氣地回到府邸後，另一夥王公親貴們包圍了他，埋怨他先是縱虎歸山，這回又引狼入室。載灃後悔起來，就請這一夥王公親貴們出主意。這夥人說，讓袁世凱出來也還可以，但要限制他的兵權，不能委派他的舊部馮國璋、段祺瑞爲前線軍統。經過一番爭論之後，有人認爲馮國璋還有交情，可以保留，於是貝勒載洵也要求，起用跟他頗有交情的姜桂題來頂替段祺瑞。王公們給載灃重新擬了電報，載灃派人連夜把電報送到慶府，叫奕劻換發一下。慶府回答說，慶王正歇覺，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說。第二天載灃上朝，不等他拿出這一個上諭，奕劻就告訴他，頭一個上諭當夜就發出去了。

載灃並非是個完全沒有主意的人，他的主意便是爲了維持皇族的統治，首先把兵權抓過來。這是他那次出使德國從德國皇室學到的一條：軍隊一定要放在皇室手裏，皇族子弟要當軍官。他做得更徹底，不但抓到皇室手裏，而且還必須抓在自己家裏。在他兒子溥儀即位後不多天，他就派

自己的兄弟載濤做專司訓練的衛軍大臣，建立皇家軍隊。袁世凱開缺後，他代替皇帝為大元帥，統率全國軍隊，派兄弟載洵為籌辦海軍大臣，另有一個兄弟載濤管軍諮處（等於參謀總部），後來載洵和載濤就成了正式的海軍部大臣和軍諮府大臣。

據說，「當時載濤曾跟王公們計議過，無論袁世凱鎮壓革命成功與失敗，最後都要消滅掉他，如果他失敗了，就藉口失敗誅殺。如果把革命鎮壓下去了，也要找藉口解除他的軍權，然後設法把他除掉。總之，軍隊決不能留在漢人手裏，尤其不能留在袁世凱手裏。」

載濤在滿清末造皇族之中自稱為維新派，他是大清帝國第一個坐汽車的王爺，他的王府也是清朝第一個裝電話的，他的辮子剪得最早，並且最早穿西服，不過他穿西服穿了很多天以後，曾經很納悶的問他的二兒子溥傑說：「為什麼我的襯衣總比西裝上裝長呢？」溥傑拉開他的西裝一看，忍俊不住大笑起來，原來他不知道襯衣應該塞進褲子裏去。

張學良的私人秘書胡若愚在北京大學唸書時，時在民國初年夏季，有一次到北京花旗銀行訪友，親眼看見一位四十來歲的中年人，一身打扮怪模怪樣，他身穿一件杭羅大褂，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一把鵝毛扇，其餘三指高高的翹起了蘭花，左手拎一隻分明是女人用的皮包。他在美國花旗銀行領取七千大洋的利息；——由此可知他的存款有多少？妙的是，他始終都在聚精會神的數鈔票，但却一數再數老是數不清楚，這時候方有銀

行中人告訴胡若愚說：

「那就是宣統皇帝的本生父，滿清的末一位攝政王載灃。」

編輯報告 (二)

編者

△國大代表、前中國漁業公司董事長袁同疇先生，憑其堅韌的毅力，與大無畏的勇氣，曾有兩度戰勝人類公敵——癌症的驚人紀錄，本期中外雜誌獨家刊載他所撰的：「我戰勝了癌症」，必將是一篇引人矚目，不同凡響的好文章。袁同疇先生和癌症兩次奮戰的歷程，說明了人類精神意志的力量，可以克服一切，因此人世間事了無足懼，新春新歲讀此，當可令人有惕勵奮發之感。

△白石老人齊璜，出身寒素，苦學成名，他是我國近代畫壇上的一顆熠熠巨星，以其獨特的風格，與出神入化的繪事，跨越十九、二十兩個世紀，贏得舉世人士的欽敬與禮讚，齊白石的作品勢將永垂不朽，為我國藝術界大放異采。然而他如何由一名貧家子、小木匠，終而成爲震古爍今的大畫家？他的坎坷一生，奮鬥過程，充分的證明了一天下無難事，有志者事竟成。」對於後世之人大有鼓舞風動作用。迄今爲止，坊間記載齊氏軼聞韻事的零縑片楮所在多有，但却仍未有一部完整真實的齊白石傳記問世，誠然是一大遺憾。中外雜誌有鑒於此，乃請當代研究齊氏最稱權威的易恕孜先生，自本期起撰寫「齊白石傳」，作爲今年度中外雜誌對於萬千讀者的一項貢獻。

△去歲，二次大戰時期中美合作所的美方健存人員組團訪華，受到朝野各界的熱烈歡迎，同時引起國人對於戴笠、梅樂斯兩位將軍，亦即中美合作所中美雙方主持人的深切懷念。

這一位滿清末一位攝政王載灃，至少苟延殘喘到民國四十年以後，因爲在民國四十年的那一年，還有人在北平看見過他咧。

中美合作所在二次大戰期間，曾有「稻田海軍」之稱。該所在戴笠、梅樂斯的領導之下，對二次大戰同盟國勝利，以及我國八年抗戰所作的貢獻是異常卓越的。美國官方正史，摩里遜海軍上將所著的：「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海軍作戰史」中即曾提及：「日本投降時，中美合作所已據有三處港口，以及中國沿海地區約二百方英里。『稻田海軍』在九月二日日本投降文件正式簽字以前，便經歷了許多艱苦而微妙的時刻，開進了日軍佔領的城市。……他們曾爲他們的共同目標，提供了更多的貢獻。」因此，關於中美合作所那些英勇大膽，冒險犯難的悲壯故事，以至他們所創造的輝煌功績，也就有了應予詳加記錄的必要。中外雜誌特聘名家費雲文先生執筆，撰寫「戴雨農與中美合作所」，目的正在於闡揚這一段不容湮沒的重要史實。

△在民國初年，北洋軍閥皖系執政時期，王揖唐是所謂安福黨魁，皖系紅人，他聲勢顯赫，炙手可熱。同時，又由於他本人是「文武全才」，「雙料進士」，也曾博得若干人的艷羨。然而，曾幾何時，直皖戰爭爆發，段祺瑞垮台，樹倒湖蕪散，不甘寂寞而官癮奇大的王揖唐，竟認賊作父，靦顏事仇，當上了華北第一號大漢奸。他和汪精衛的勾串，與王克敏問門法，堪稱波譎詭秘，曲折離奇，出現在萬墨林先生的「滬上往事」裏，寫來真是引人入勝，痛快淋漓，使萬墨林先生的此一專欄，又度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。

民國初年熊希齡所組的名流內閣全部閣員



內務總長朱啟鈞



內閣總理兼財政總長熊希齡



外交總長孫寶琦



教育總長汪大燮



陸軍總長段祺瑞



工商兼農林總長張謇



交通總長周自齊



司法總長梁啟超



海軍總長劉冠雄